



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 ——談《貧僧有話要說》中的超越意識

高知遠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做為主要討論對象，透過導入「超越意識」這樣的概念，將其相對區別為「人我意識之超越」與「生命意識之超越」等兩種。企圖透過對於此兩種超越意識進行解析，以有效解碼《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中之意識樣態。進而闡發星雲大師藉由這樣的文本書寫所要表現的微言大義。

關鍵字：星雲大師、超越意識、人間佛教、貧僧有話要說



Alms must Leave No Traces to Help Everyone be Selfless——Transcendence in " The Monk Has Something to Say "

Chih-Yuan K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aster of XingYun's " The monk has something to say " as the main discussion object.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transcending consciousness", it is relatively distinguished as "the transcendence of human and my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life consciousness". Kind.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se two 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es to effectively decode the ideology in the book " The monk has something to say ". Then explain the negligence of the master XingYun's to express through such a text.

Keywords: Master XingYun, Transcendence, Human Buddhism, The monk has something to sa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一、前言

《貧僧有話要說》是星雲大師對於社會大眾誤解佛教所提出之回應¹。全書四十篇，從「求佛的因緣」、「佛教與現實的辯證」、以及「佛教之理解與期許」等三個層面，拓展成一幅創作主體（星雲大師）學佛、念佛、並弘揚佛法之圖景。此圖景雖是藉由創作主體置身於娑婆世界所面臨的種種現象來顯豁，但是「入世」的目的卻是為了引向「出世」的超脫²。表面上看來是在描寫「佛光山」教團體系之發展，或者是創作主體理解佛教時之本懷，然而，如若依義而不依語，則歷歷在目的當是一個「人間佛教」之提倡者³，對於佛之全能教義的化約與宣揚。

¹ 關於本書寫作的緣起，星雲大師提到：「貧僧明年九十歲，已經老矣！這《「貧僧」有話要說》二十篇拙作，是在二〇一五年的春天，我因為眼瞎耳聾，視聽模糊，但還是有別人告訴我，報紙、網路、電視對慈濟清算的時候，像颱風一樣，尾巴也掃到佛教各個道場。我一時有感，寫了〈「貧僧」有話要說〉，為佛光山做了一點表態。後來報章傳播，對佛教有蔓延的攻勢，我也無以去一一為大家說明，就又再想寫二說。但佛光山徒眾們一向都非常保守，為社會大眾做什麼事情，也都不愛發表傳說，做了就算，紛紛勸我：『師父，不說也罷！』我基於護教情殷，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說。因為佛教是講信仰的，不能讓信徒對佛教失去信心，所以還是有話要說。」（參見《人間福報》電子報，〈貧僧有話要說序〉，台北，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1日。網址：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95453>）此處之序乃為〈人間福報〉所刊載之序，與《貧僧有話要說》一書略有不同。然而，由於此說對於其寫作動機之交代較為詳盡，故徵引此一原始版本以資說明。

² 正如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中所說的：「菩提心就是要有『入世』的精神，還要有『出世』的思想，也就是要能『入於世間』，而又『不著於世間』」（星雲大師口述：《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5月，頁45。）

³ 星雲法師不只一次提到「人間佛教」並非是其創說，而是一種佛陀本懷。其認為：「『佛教』本來就是佛陀對『人間』的教化，佛陀為了解決人間的問題，所以發願出家，佛陀所開示的一切教法，都是為了增加人間的幸福與安樂，所以『佛教』其實就是『人間』的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陀『降誕世間、示教利喜』的本懷，佛陀所說的一切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也就是佛教的全部。」（星雲大師口述：《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佛光山文化事業，2016年5月，頁25—26。）



準此，《貧僧有話要說》雖然只是一本書，卻應當分別視為同時具有「顯文本」與「潛文本」等兩部分。所謂「顯文本」意指的是書中藉由有形符號所描寫的現實事件；而「潛文本」則是這些事件背後所呈現出來的意識觀想。透過這兩種文本之區別可以發現：「顯文本」中之視角、衝突與化解，展現的便是「潛文本」中，作者待人接物、乃至於弘法利生之思維與依據。這種思維與依據是一種對於娑婆世界的超脫，正如《金剛經》所云：「凡所有相，即是虛妄」那樣，星雲大師將其引申為「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這樣的說法，其中「無相」指的是不著痕跡，而「無我」則是要放下我執。「無相」與「無我」皆是一種對於現象世界與自我意識的超越，作者在本書曾引這段話解釋自稱為「貧僧」之理由⁴，然而，這段話也正好可以說明其意識樣態，其實便是架基於這樣的「超越意識」之上。

是以「超越意識」一詞必須進一步說明。所謂「意識」本指一思想主體之情志樣態，在此則意指文本中之敘述者透過語言符號所展現出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在《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中，表現為一種超脫出現象世界之識見，是以本文遂將其稱為「超越意識」，用以指稱星雲大師為了回應社會大眾對於佛教之誤解而來，因此以散文形式描寫一路走來之歷程與思考。表面上像是以作者一生之行事判斷為主，實際上，作者轉識成智的取捨只是中介，核心卻是佛

⁴ 〈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一文中提到：「雖然花費那麼多錢財，成就了那麼多的事業，到了現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確實是一個『貧僧』。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眾和社會共有的。所謂『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這一切與我都沒有關係，我只是其中的一點因緣而已。貧僧自比也是一個信徒，可以說也樂善好施，佛教裡《金剛經》說，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所以關於給人一些小惠樂助，也就不值得在此敘述了。至於辦理的學校、寺院，本來就為十方財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貧僧』又是誰呢？」（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12。）這段話之目的，原是為了解釋其何以自稱為「貧僧」。然而，「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之說卻恰巧可以用以解釋其弘法利生時之核心原則。



法，所以全書四十篇看來雖是以「佛光山」教團體系之發展作為書寫對象，以大師本懷為主要內容，但是實際上卻引渡了佛法於其中，展現出佛陀思想對於現象人世的種種解脫。

如是，本文底下即引入「超越意識」這樣的概念，透過「人我意識之超越」（寂寞的慈悲）與「生命意識之超越」（人生三百歲）等兩個層次，對於《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中之意識樣態進行解析。

二、「寂寞的慈悲」之超越意識

「慈悲喜捨」本是佛教的基本精神之一。在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體系中，這種「慈悲喜捨」並非是一種消極的著書立說或者弘法宣揚，而是一種積極的入世度濟。正如〈我訂定佛教新戒條〉一文所提到的：

在修行裡，忍辱還是消極的修行，積極的精神則要發揚慈悲。慈能予樂，悲能拔苦，要能給予眾生喜樂，去除眾生的痛苦，必須要先學習服務，如果沒有服務的精神，哪裡能與慈悲相應呢？⁵

可見「慈悲」在此應是一種積極修行。慈是予樂，悲是拔苦，以眾生為發願對象，目的在使眾生皆能離苦得樂。而這種「慈悲」之心的觀想，在星雲大師的體系中有著更為深刻的闡釋。即不只要培養「慈悲」之心，更要追求一種「寂寞的慈悲」。

所謂「寂寞的慈悲」意指「慈悲」的起心動念，不應著相於「有我」的布施，更應該以「無我」的喜捨來發心。其認為：

⁵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424。



服務、慈悲，都要慢慢的灌溉、長養，就好像田裡的禾苗、山上的果樹，要在時間歲月裡，不斷修行，不斷成長，才能完成自己的慈悲發心。所謂「無相布施、無我度生」，那就是真正的慈悲了。⁶

顯然，這裡的慈悲乃是承續《金剛經》中所說的「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而來，追求一種「慈悲」的超越。這種「慈悲」的超越不是為己，而是透過泯除時空與人我的限制，來達到「慈悲」的最大值。而這種「慈悲」的最大值必須是不著相的，是一種無漏功德。正如〈我究竟用了多少錢〉一文中提到：

除了文化、教育以外，慈善也是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一，只是，在我們想，慈善救濟本來就是佛教徒的責任，社會固然需要熱鬧的慈悲，但更需要寂寞的慈悲；因此，數十年來，佛光人默默關懷被社會遺忘的苦難者，或窮鄉僻壤的災民，亦或不幸家庭、弱勢團體等，也就少予對外宣傳了。⁷

可見，「慈悲」在此被視為是一種本分，既不要求回報，亦不要求掌聲，故說「寂寞」。這種「寂寞的慈悲」在《貧僧有話要說》一書裡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談：首先是就「慈悲」的本源來說，是一種「活在眾中」的起心動念；再者是就「慈悲」的表現形態而言，則是一種「以無為有、以空為樂」的超然，兩者共構出「寂寞的慈悲」這樣的超越意識，必須進一步加以析論。

（一）「活在眾中」的慈悲意識

佛教講求「緣起性空」⁸。就這個核心概念而言，如何將之加以實踐與體現，

⁶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424。

⁷ 同上註，頁44。

⁸ 牟宗山認為：「佛教最初講『十二緣生』，現實的一切都在因緣之中，自無明始，無明緣行，



則不同宗派法門之進路各不相同。是以原始小乘佛教認為應當出世修行，遠離城市以覺悟真理⁹，然而在「人間佛教」的概念裡，特別強調佛陀是「人」而不是「神」，因此主張以「人」為出發點，帶著出世精神來積極入世。滿義法師在《星雲學說與實踐》一書中如是說：

所謂「人間佛教」，大師把他定義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亦即人間佛教並沒有離開佛陀本懷，並不是捨棄佛陀的教法再去另創新說；人間佛教只是順應人性，以人需要為出發，把佛法徹底落實在生活裡，讓佛教與人生緊密結合在一起，因為人生有很多的「苦」與「難」都需要佛法才能迎刃而解，所以大師常說：「有佛法就有辦法」，他深信「世間上沒有不能解決的事情，問題在於你能不能得遇佛法，肯不肯依止佛法？」¹⁰

由此可見「人間佛教」之實踐進路與其他宗派略有不同，但根源其實是一樣的。必須本著六度萬行的理念，透過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方法來行德去障，以度無邊眾生、斷無盡煩惱、學無量法門、成無上佛道。差別只是「人間佛教」特別講究「人間」意識。而這種人間意識與星雲大師歡喜「共修」之想法應有必然的發用關係：

行緣識……等。十二個階段輪轉不斷。因『十二緣生』故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緣起性空』的觀念就是釋迦牟尼佛說十二緣生、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等義的普遍化，而成為一個普遍的原則（general principle universal principle）。這是大小乘的共法，若不能了解『緣起性空』就不能談佛教。」（牟宗山《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1983年10月，頁254。）

⁹ 正如吳汝鈞在《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一書中所說的：「印度佛教傾向於要人離開煩囂的現實世界，到清靜的地方作冥想（meditation），從而體會及覺悟真理，最後得到解脫成佛。所以印度佛教特別是較早期的小乘佛教，有相當濃厚的要和這世界分割開來的傾向。」（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6月，頁3。）

¹⁰ 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年5月，頁60。



說來，團隊，是貧僧在什麼地方都離開不了的情況，因此在寫一筆字的時候，經常題寫「我在眾中」、「眾中有我」，這也是自我的期許罷了。因為生性歡喜大眾，歡喜參與公共的活動——共修，可以說，是貧僧一生生活的寫照。¹¹

這裡，「活在眾中」之概念應作如是觀：即以佛教為底基，超越人我界線，既活在眾中又超離眾中。這種「活在眾中」之精神必須是講求平等的¹²。而這種平等可以下分為兩個層次：首先就第一個層次來說，「眾生平等」意謂著眾生皆有佛性，而這裡的眾生包含具有心靈活動的世間萬物；再者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則「眾生平等」意謂著具有佛性之眾生皆應得度，其方法包含見聞熏習或者呵護供養。如是，就第一個層次來說，僧俗、男女、種族乃至於人畜一律平等，而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則僧俗、男女、種族乃至於人畜皆可共結佛緣，只是結緣方式依其生命狀態有所不同，正如〈我的小小動物園〉一文中認為：

自古以來，我們從神權、君權，發展到人權，講求人人平等，現在更應強調「生權」，倡導「生權平等」已是這個時代的使命。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一切眾生不論男女老少、賢愚貧富，乃至畜生、鬼類等皆有佛性，「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根本教義，就是佛教尊重眾生，重視生權的最佳詮釋。¹³

¹¹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305。

¹² 平等之意涵並非單就待遇而言，譬如〈我對問題的回答〉一文中云：「「同等待遇」不是平等，視身分的不同而給予應有的待遇，才叫做「平等」；祖父母有祖父母的享受、父母有父母的條件、後輩有後輩的責任，並不是說讓我來享受祖父母的待遇，就是平等。子女對待父母，是要恭敬；父母對待子女，是要慈愛，各有所不同，雖是差別，就是平等」（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411。）可見，這裡的「平等」乃是建立在不同身份的表現形態上來說的。

¹³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257。



在〈我的小小動物園〉一文中，星雲大師描述了從小到大與一些動物結緣之過程。透過這樣的結緣，引發了對於「生權」的感悟，即凡有生命者，皆應得到保護之概念。這種概念也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種理念之發用，而這種發用，其實就是講求一種平等。譬如〈神明朝山聯誼會〉一文提到：

佛陀在悟道的第一句話就發出宣言：「大地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都是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不侵犯，那才能達到世界和平哦。¹⁴

這種眾生平等觀表現於慈悲上，即是眾生皆能得度，而習佛的目的亦在於度化眾生。在佛教義理中，所謂的「度」應是一種修行法門，亦即到彼岸的意思。就原始佛教來說，這種「度」之方法主要仍以「法度」為主，即以佛之法說來自度而度人。但在人間佛教的體系裡，「度」卻是沒有界線的。因為生活在「眾」中，所以眾人之需求即應是佛光遍潤之處。是以「活在眾中」意謂著相信眾生皆有佛性，因此試圖上求佛道，以下化眾生。

然而，也因為「活在眾中」，所以「人間佛教」下化眾生之法亦不局限於以言說的方式引渡迷津，而是從生活裡發心立願，透過實質的建設來實踐其超越的慈悲意識。其方向約略可以分為立設本源、教化民眾與普渡眾生等三大類項。從立設本源的概念來看，則有「佛光山」與「佛陀紀念館」的建立；從教化民眾的角度來說，則開設了「雲水書車」、「佛光大學」與「南華大學」；而從「普渡眾生」的理念而言，則救災濟貧無數¹⁵。凡此種種，皆可看出星雲大師試圖

¹⁴ 同上註，頁 238。

¹⁵ 事實上，佛光山的相關產業並不僅僅只有這些，此處僅是為了方便說明，而列舉其對應之相關類項。此三大類項應可呼應星雲大師創建佛光山時所架設的四大宗旨，即「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等。周慶華認為：「佛光山是一個全方位發展佛化事業的教團；它不但要安頓人的身，也要教化人的心，甚至還要啟蒙大家共善業，齊為永世的人間淨土而效力。」（周慶華：《佛教的文化事業——佛光山個案探討》，



以佛法燭照人間、且超越人間的慈悲意識。

(二)「以無為有」的寂寞意識

「寂寞」一詞應有兩個層次的解釋：第一種是依據星雲大師之教旨，意指不求人知的為善，譬若〈雲水僧與雲水書車〉一文：

慈悲喜捨在熱鬧的地方去做比較容易，在冷淡寂寞的地方就不容易了。佛光山也不一定以大學、報紙、電台作為教育文化的傳播工具，我們全台灣的分別院都有兒童教室、兒童圖書室；而在鄉間農村、偏遠的山區，我們也願意照顧那許多缺少慈愛的兒童。¹⁶

這種不求人知的為善乃是將行善視為一種道德義務，而非是一種需求回饋的行為，故說「寂寞」。即以行善本身做為主要目的，而不貪求名利的回報。是以這種「寂寞」的本質可以指向佛法修行時之空無，而這種空無的意識，即為「寂寞」的第二種意義：

我一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職志，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苦，要視為我們增上緣的力量；無常，不是定型的，可以改變我們未來的一切，促進人生的美好；空，不是沒有，空是建設有的，要空了才有，我一生一無所有，不是真空生妙有嗎？¹⁷

顯然，這裡的「空」是十分積極的，是為了建設「有」而存在。然而建設了「有」之後又必須回到「空」的型態，這是人間佛教特有的智慧，不好積聚、私蓄，

台北，秀威出版社，2007年12月，頁31。）

¹⁶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65。

¹⁷ 同上註，頁581。



所有發心動念都是為了十方眾生。如此，才能以「空」生「妙有」¹⁸，透過「空」為本質，而「妙有」為功能來弘法利生。正如大師在提及其一生之誓願時曾經寫到：

回憶五十年前開創佛光山，我就誓願不積聚金錢，「以無為有、以空為樂」，我不趕經懺替人念經，我不出外化緣、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甚至於五十多年來，我沒有到過百貨公司、什麼超市商店購買物品。因為貧僧不積聚金錢，所有一切，都歸功佛光山教團所有，甚至信徒給我的紅包，我都拒絕，很安然的做我一生的「貧僧」。我覺得享受貧窮也是一種快樂。¹⁹

然而，享受貧窮畢竟是一種消極的自我修行，從積極面來看，享受貧窮的目的是為了與十方共享，為了與十方共享，所以能聚天下淨財以為天下之用，其核心概念是對於「空」義之理解與發用。因此大師喜稱自己為「貧僧」，因為「空」所以「貧」，從這個層面來看，「空」是返其自性；而就娑婆世界來說「空」則可以創造「妙有」。但是有了又不執著，因為「皆非我有，乃大眾所共有²⁰」，所以自稱「貧僧」，看似一無所有，實則與眾生共有一切。

這種「以無為有、以空為樂」的超越精神，從概念上呼應了佛教「緣起性空」之理念²¹，認為現象界的一切本是空無，因此沒有什麼值得佔有，包括有

¹⁸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中就曾經提到：「我們今日的人間佛教，要把佛陀講『空』的貢獻提出來，即：『空』為我們建設了有。空間越大，我們越是富有。」（星雲大師口述：《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5月，頁110。）

¹⁹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12。

²⁰ 同上註，頁12。

²¹ 關於緣起與性空之關係，牟宗山認為：「佛教講『緣起』就必然涵著『性空』，而西方人講因果性卻正好要證明『性不空』。」（牟宗山《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1983年10月，頁254。）牟宗山在此解釋「緣起性空」乃是透過「空」來闡釋因果律之問題，而這裡



形的財富與無形的名聲，而這也才是寂寞的真諦：

所以，我對於這十方供養的應用，其實說起來，也沒有什麼秘密，「猶如木人看花鳥，何妨萬物假圍繞」，這些總總，原本什麼就都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是十方的，在我，也只是「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這也是我敢稱自己「貧僧」的原因，我若有一點貪念，我哪裡能自稱「貧僧」呢？²²

如是看來，所謂「貧僧」一詞其實具有佛法的深意，即以「貧」視為「空」的別稱，而「空」乃萬法之本體。如是，以「貧僧」自稱，即意謂著以「空」作為此僧之本性，而「僧」乃空之顯象，其作用是以弘法善利於人間。因此，既然本來就是空無，也就沒有什麼是值得佔有的，包括有形的財富與無形的名聲。而這也才是寂寞的真諦。其倡導「寂寞的慈悲」之真義在於：慈悲的動機與目的都為了實踐自身對於「空」之理解，並幫助眾生理解「空」義，所以因緣果報皆不必執著，隨緣而來、隨緣而去。

綜上所論，如果說「慈悲」是佛教的基本精神的話，那麼「寂寞的慈悲」必然是「人間佛教」的一種新說，相對於常人行善積德是為了「有」，則「人間佛教」的喜捨則是歡喜於「空」，故說「以無為有，以空為樂」，其意義首先表現於入世的一面，然而其目的則是超越人世，回歸於佛的全能教義之中。

的「緣起性空」則認為「以無為有、以空為樂」這種精神乃是「性空」這個概念的進一步發用，因為明白「性空」，所以對與有無並不執著之意。

²²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33。



三、「人生三百歲」之超越意識

佛教講求弘法利生，但弘法利生時有所窮，常人總受到生命的長度與時空限制，無法隨心所欲。星雲大師深知如此，是以此並不講求無限，而是意欲在有限的生命中，擴展時間與空間的廣度。正如〈我要創造『人生三百歲』〉中所提到的：

「人生三百歲」，你問我哪有可能？彭祖的八百八十歲只是傳說，菩提流志活到一百五十六，那好像是人類最高的年齡吧！但貧僧的「三百歲」，不是指年歲的數字，而是指在人間貢獻的事業、功業，即使人生歲月只有短暫數十年，也要把它擴展到極致，在精神意義上能到達「三百歲」。

23

可見，這裡的三百歲並非實質意義上的三百歲²⁴，而是一種超越意識。亦即透過在人間弘法利生時所貢獻的事業與功業來加以衡量，將生命的存有擴展到極致。換言之，所謂的三百歲是從服務人群之後才起算的。因為星雲大師認為「真正人生始於服務大眾」，是以透過燃燒自己對於大眾的貢獻，來將「生命」能夠存續於世上的時間擴展，其認為：

我知道，人生數十寒暑，哪裡有三百歲的可能？但我盡量珍惜生命，沒有假期，沒有年節休息，不但善用人生的時間，並且在工作的時候講究

²³ 同上註，頁 562。

²⁴ 「人生三百歲」本為星雲大師之發願，其提到：「那是在二〇〇八年的時候，貧僧想到，自己所願的「人生三百歲」的理念，也就是二十歲開始服務，自願一天要做五個人的事情，要講求工作的效率，沒有年假、沒有星期六、星期日。現在八十歲了，整整工作了六十年，一天算做五天，五乘以六十，不就是三百歲了嗎？我覺得人生應該是非常滿足。」（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331—332。）



效率。例如，別人建一座寺廟要蓋多少年，辦一所大學，也要花多少的時日，但是我建設了二、三百所寺院，四、五所大學，另外還有中學、小學、幼稚園和其他事業等，我在這許多的好因好緣之下，感覺自己真的像活了三百歲以上了。²⁵

透過貢獻，來展開對於人類有限生命的超越。這樣的三百歲，可分別從「時空」與「生死」等兩個維度來進行解析。所謂「時空」意指人生於世，必須面對時間與空間的束縛；而「生死」則是人生於現世的開展與結束。唯有超越「時空」與「生死」，有限的生命才能在其創造的意義上無限延長，而此間深意，底下將進一步進行解析。

（一）時空的超越意識

滿義法師在《星雲學說與實踐》一書中曾經提到：

就以人來說，不管貧富貴賤，乃至壽高百歲的人瑞，最終都難免一死。因為人在世間生存，所謂「世」者，即指遷流性的「時間」；「間」者，即具隔礙性的「空間」。人在世間，必須依憑時間與空間來存活，但同時也受到時間與空間的束縛和限制。²⁶

如是，則所謂「人生三百歲」首先必須超越的，即是這種具遷流性之「時間」與「隔礙性」之空間對於「人」之生命所產生的障礙。首先就「時間」來說，人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扣掉吃飯、睡覺，約莫就是十幾個小時在有意識的生命裡流轉。是以凡人若不渾渾噩噩，則無不為己，因為害怕時間遷逝若水，能為自己做事的時間太少。但是星雲大師卻不是這麼想的，其認為：

²⁵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565。

²⁶ 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年5月，頁104—105。



貧僧認為，壽命有所謂年月的壽命、言論的壽命、思想的壽命、事業的壽命、文字的壽命、功德的壽命、道德的壽命。像孔子、孟子、佛陀，就是道德思想的壽命；像顏回、僧肇、玄奘，就是智慧功德的壽命。因此，我們不要只從時間上、色身上去計較長短，更應該從其他方面去思量久暫，能夠影響深遠，利益群生，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壽命。中國古德所說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不正是無量壽的主張嗎？²⁷

如果說「立德」是道德的壽命；「立功」是貢獻的壽命；而「立言」是著作的壽命的話，那麼這三者的壽命疊加起來，即有機會超越人們原本有限且短暫的壽命而到達不朽。基於此論，則星雲大師闡揚人間佛教，可以說是「立德」；而建設人間佛教相關文化產業可以視為「立功」；其著作等身則可以視為「立言」。如今年近九十，但是為了弘法所傳達的思想、建立的產業與著作，勢必還會長長久久的傳遞下去。

因此，為了爭取時間弘法，大師十分愛惜自己有限的光陰：

拿寫文章來說，別人一天寫一、兩千字，我從小就訓練自己每天能寫一、兩萬字；除了陪客人吃飯，我吃飯通常只要五分鐘，最多十分鐘，為什麼？為了爭取時間做事。比方看報紙，有人看一份報紙需要一、兩個小時，我可能三、五分鐘就看完了。又比方看書，有人一本書看了幾個月，我可能一天看完幾本書。像最近（二〇一五年四月）鑑真圖書館、大覺寺舉辦「素食博覽會」，他們的籌備工作一個月前就開始，常常幾十人開會、商量、討論；若是我，可能只要兩、三個人，就能在兩、三天內把

²⁷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569—570。



計畫完成。貧僧主張：做事要化繁為簡，實在不需要浪費時間。²⁸

這種不輕易浪費光陰的主張，是為了使光陰作用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且在最短的時間內，發揮最大的生命潛能。大師認為：「懂得運用時間的人，他的時間是心靈的時間，因為能夠縱心自由，達古通今」。²⁹因此大師自己躬身力行，正是因為知道唯有懂得珍惜時間，才能不被時間所限的道理。而這種超越時間之意識型態，同時也表現在其對於「空間」的態度上。

空間有大小之分，然而「出家無家處處家」，「出家人」之本意，原本就是意指離開原本的血緣空間，將自己拋向長天大地以求取佛法。因此「出家」本身就是一種對於「空間」的超越，是以星雲大師在解釋自己為何偏愛「雲水」之名時如此說到：

所謂「雲水」，讓貧僧像白雲飄浮自由，像流水婉轉自在，所以一生也居無定所，真正是一個「貧僧」和「雲水僧」了。³⁰

這說法在大師的意識中應有兩層意義。其一是隨緣自在的出家意識；其二則是要讓佛法朗照人間而不遺。兩者皆為對於有形空間的超越，前者是緣起而後者是作用。特別是後者，為了弘法利生，大師特別成立了「雲水醫院」與「雲水書坊」。其中「雲水醫院」是為了讓偏鄉的病人可以享有醫療的照顧，而「雲水書坊」則是讓偏鄉的兒童，也可以享受閱讀的樂趣。此兩者皆表現出了要讓佛法超越空間之願心，而這樣願心不只是立基於對本土的關懷上，更放眼世界，將有情眾生皆視為弘法利生的對象，譬如〈我怎樣走上國際的道路？〉一文中，

²⁸ 同上註，頁 570。

²⁹ 同上註，頁 574。

³⁰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頁 58。



大師以詩明志提到：

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

31

可見，弘揚佛法在此並無家國之別，凡是娑婆世界中的有情眾生皆能得度。正如同大師一生的願心那樣，希望「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³²」。事實上「佛光普照三千界」即是一種空間的超越，而「法水長流五大洲」則是一種時間的超越。這種時空的超越意識，不僅僅是《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中之意識形態，更是星雲大師帶領「人間佛教」在落實「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等四弘誓願時之終極追求³³。

（二）生死的超越意識

生死本為人生大事，因此對於佛教來說，「了生脫死」應為拋擲不去的重要課題。這裡「了生」應指了解生命源起之本義，而「脫死」並不是逃離死亡，而是超脫對於死亡之恐懼。如此說來，「了生脫死」亦是一種超越，在有形生命的現象之中，因為對於「生死」有著正知正見，所以豁達³⁴。

³¹ 同上註，頁 126。

³² 滿義法師在《星雲學說與實踐》中，曾經提到：「大師一生最大的願心，就是實現『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但大師說，其實不只是『佛光』，真正說來，應該是每一個『我』的光要能普照才重要；『我』的執著要能放下，才能解脫，才能形成『光』，這種光自然能普照眾生。」（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年5月，頁73—74。）

³³ 或者亦可如是說，佛法本身即是超越時空的。正如星雲大師提到：「我們稱念的『阿彌陀佛』是一句佛號，意思是無量光、無量壽。所謂無量壽，超越了時間；所謂無量光，超越了空間。能超越時間、空間的，那就是宇宙的真理。」（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64。）因此秉持著這樣的佛法弘法利生，其意識自然也就具有了時空的超越性。

³⁴ 星雲大師曾說：「我們認為，佛陀的意思，是要我們認識生、老、病、死，從生、老、病、死中去長養善根，完成悟道、擴展生命、豐富未來，所以我們要好好的結緣，好好的行善，



如是，綜觀《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中，星雲大師對於生死之看法可以發現，其所展現之意識即為這種超越之生死觀。譬如大師提到「與病為友」時認為：

想到貧僧一生雖與病為友，但沒有罣礙，生病時，也不覺得自己生病，所謂「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就能夠「遠離顛倒夢想」，《般若心經》實在是最好的人生觀。所以，貧僧常說的四句話：「冷不怕，怕風」，這是在大陸過冬的感受；「窮不怕，怕債」，這是貧僧童年的回憶；「鬼不怕，怕人」，這是社會歷練的教訓；「死不怕，怕痛」，應該就是貧僧現在生活最真實的寫照。³⁵

「死不怕，怕痛」當然是一種幽默與坦白，但是同時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對於現世人身肯定，以及對於生死大事的超脫。因為在佛教的概念中，死亡並不是「寂滅」而是「往生」，而「誕生」也無需欣喜，因為日日朝向死亡。是以在這樣的理論裡，生死其實是一種輪迴，明白了這種輪迴，自然對於生死的執念可以有一種超越：

在佛教裡，對於「死亡」的看法，認為人是死不了的，人生是圓形的，生死是循環的，所謂「老病死生」，生了要老，老了要病，病了要死，死了又要再生。等於空間有東西南北，你依循著東西南北轉，轉了一圈之後，還是會再轉回來的。³⁶

既然是輪迴循環，所以也就無須介懷。在這樣的生死觀下，必須追問的並非是死亡是否恐怖，而是如何往生善處以及善盡一生。此兩者乃為一具有因果之整

讓我們今生、來世都能獲得福榮。」（星雲大師口述：《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5月，頁103。）

³⁵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545。

³⁶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頁548。



體。拆分開來看則往生善處必須積聚功德，而善盡一生亦與人的利生行善有關。是以整合觀之，則「生死」議題的超越並非只是消極的認知這是一種「輪迴」而已，更應該回到生命本身，善用生命來栽植善的種子，以使人間成為淨土。

正如星雲大師提到：

人之一生，過生日要慶祝，結婚要慶賀，死亡也要送葬以示哀榮，甚至於一個人死了，還要做頭七、二七……，七七不夠，還要做百日、做周年等種種紀念。這就要看你的功德了，你有功德，所謂「立功立德」，則讓人懷念，如日月長存；你沒有功德，如草木同腐朽，死亡也顯得不那麼重要了。³⁷

這種生死皆作用於人間的看法，應是人間佛教之所以特指「人間」的旨趣所在，同時亦是星雲大師對於「了生脫死」之正見。其認為人們之所以對於「死亡」感到害怕，除了因為不知道死亡欲往何處外，更重要的一點在於並未累積「善」的資本以往生：

所以，我們在生死之前，就等於在移民之前，要先作好準備，了解自己未來的資糧豐富、不豐富？假如說，你在死亡的時候沒有目標，或者也沒有資糧，就好像犯了刑法要充軍，究竟要充到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樣的遭遇，你都不知道，那當然是會感到很可怕的了。³⁸

顯然，大師在這裡導入了因緣果報之概念，讓生死的輪迴可以回到人在「人間」的修行之中。而這種修行即是要人積極的掌握當下，且透過這樣的積極掌握來行善積德，遂能「了生脫死」，不被生死的執念所困。

³⁷ 同上註，頁 559—560。

³⁸ 同上註，頁 552。



正如滿義法師在《星雲學說與實踐》一書中提到：

了生脫死並不是自私自了，也非偷懶享受，了生脫死是心靈的昇華、精神的解脫，能「廣結善緣」，本身就是「了生脫死」，所以要了生脫死，應該先在人間辛勤播種，從生活上去健全身心，解決生死的問題，而不是當社會的逃兵。³⁹

可見，在星雲大師的概念裡，「了生脫死」終須與眾生連結起來，不能自私自了，而應該自覺覺人。唯有如此「廣結善緣」，才能獲得心靈的昇華、精神的解脫，進而超越時空，所以也超越生死。而這無疑亦是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之所以講求因緣、講求慈悲、同時亦講求在人間實踐佛法之緣由。

四、結語

本文以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做為主要討論對象，將該書分別視為「顯文本」與「潛文本」等兩個層次。企圖藉由對於第一個層次之分析，將其內在意識有效解碼。於是發現，由於星雲大師引佛法入文，是以文中對於婆娑世界之諸多現象，皆展現出以佛法開脫之智慧，而這種開脫之智慧本文稱其為「超越意識」，具體表現於文本之中，則可相對分為「人我意識之超越」與「生命意識之超越」等兩種。

首先就「人我意識之超越」來說，意指主體能夠放下我執，泯除人我分際的界線，進而對於世界做出貢獻。在《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中，這種超越意識主要表現為「寂寞的慈悲」之概念。其中慈悲喜捨本為佛教的核心教義，然而

³⁹ 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年5月，頁96—97。



星雲大師特別提出「寂寞的慈悲」，以將慈悲視為人之本分，是以主張「活在眾中」且「以無為有」，以善盡慈悲之本心。

再者就「生命意識之超越」來說，則是為了對治有限生命的侷限，因而提出「人生三百歲」之看法。是以其所超越的對象可以相對分為對於「時空」的超越與對於「生死」的超越等兩種。因為「時空」的超越意識使得大師一方面把握有限生命以弘法利生；一方面又將佛法的光輝普及世界各地。正是這樣具有普遍性的慈悲關懷，進一步導出了「超越生死」之意識，即藉由積極創造生命之意義來超脫生死之執念，以將「了生脫死」與眾生連結起來。

如是，可以發現《貧僧有話要說》雖然原是為了擺脫社會大眾對於佛教之誤解而來，但是透過文中對於娑婆世界的各種看法，亦不妨視之為是大師提倡「人間佛教」時之發用。而此發用並非僅僅是為了闡發「緣起性空」這樣高深的佛教義理，更進一步說明了為何佛教不應該離群索居，且佛理何以需由「人間」求得之妙理。

